

电视剧《凡人歌》央视热播

回归都市剧本质：忠于生活的辩证认知

■本报记者 王彦

电视剧《凡人歌》播出10多天，收视热度持续上升，领跑多个榜单，包括数次夺得中国视听大数据(CVB)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率第一，酷云实时峰值收视率最高2.2536%。故事里，镜头对准三对男女及其周遭的家庭、工作，拍生活的柴米油盐、职场的批判辛辣、情感的百转千回。

以类型看，都市剧常有，聚焦中年人中等收入水平家庭的剧也不少；倘以话题论，婚恋抉择、家庭消费观抑或职场人际关系等，常能从私域泛化为公共话题。可网络交互时代，面对人人都有发言权的当代都市生活，剧集的延伸讨论是柄双刃剑，怎样直击痛点、难点又不冒犯大众，成了创作者解析人心、解剖生活乃至社会议题的秘钥。事实上，那些生活左右为难的人就是这部作品的忠实观众，而它在剧情过半后依然守住口碑，无非是回归了都市剧创作的本质——忠于生活的辩证认知。

编剧纪静蓉坦露创作初衷：“人的一生总要经历各种困难，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都在尽力用自己微小的能力，慌慌张张、跌跌撞撞前行，为家人、为自己咬紧牙关去克服这些困难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每个平凡的人都是自己的英雄。”作为一个平凡的人，创作者想用一部剧记录下自己在时代图景中的真实心境。

“凡人歌”的“凡”，是凡夫俗子尘世间

李宗盛的《凡人歌》在那伟和沈琳双双失业那晚的街头排档上响起，那伟举杯高歌，沈琳笑着举起手机拍摄，一转头已是泪流满面……那些在凡尘里打滚、留下切己经验的词，字字扎心。电视剧《凡人歌》亦如此，剧中的“凡”，不以家庭资产多少为度量衡，也不以地域、文化教育背景等为参考标准，而是接了今天的“地气”，那伟、那隽、沈琳、沈磊、谢美蓝、李晓悦，这主角六人组，一个个都是凡夫俗子身在尘世间。

那伟是很多人眼中的好男人。对家庭，他是一家四口的唯一经济来源，把妻儿捧在手心、扛在肩上；在职场，他忠心耿耿、业务过硬，为人处世能屈能伸。但他在天



“凡人歌”的“歌”，是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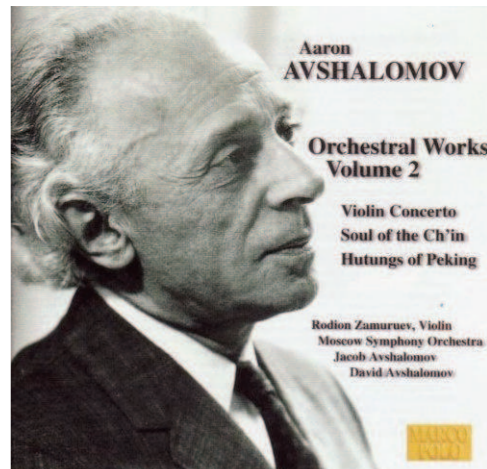
《凡人歌》改编自纪静蓉的小说《我不是废柴》，由作者本人执笔，她是编剧新人，但胜在书写细腻。剧本到了素以“细节控”著称的正午阳光团队手中，简川訦执导，殷桃、王骁等实力演员汇聚。编导演共塑了逻辑自洽的角色，而真正让人代入其中、为之共鸣的，不是平行世界的主角们拼社交、卷学区、斗“小三”等空中楼阁的烦恼，归根结底，它站在观众的这一侧，一起解构家家户户难念的经。

就像凡人没有非黑即白的设定，世间事也绝非只有扎心和凌厉一个基调。那伟与沈琳最难之时，她认出青蛙人偶里的他，隔着人群相望那刻，伴侣间的温情体谅、相守扶持，无声胜有声。暖心的情感力量催动了观众泪水，更让人相信，人间有情能翻越千层浪。那隽找回李晓悦之时，长年紧绷的身体发出预警，与其说是“996”让人心有戚戚，不如看成角色在自我审视、自我调整后，等待重新出发、寻求幸福的内心修行。纪静蓉说，这些人物选择中寄托着她的思考：“不论何时，‘何为人的价值’的终

极讨论都有意义，这一思考也永不过时。”

在她看来，人应该善于发现自己的才能，基于此去构建属于自己的平静快乐的生活，而不该陷在扁平单一的价值观念里。不然，不仅让自己焦虑万分，也会助推社会氛围浮躁功利。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曾提到，近年来都市剧的创作发生了多重变迁：“从乐见高大上的生活到更多关注烟火人间，从青年人的甜蜜爱恋过渡到压力与温情并行的中年人内心，从人人都爱她/他的团宠式主角到推崇人性复杂的真实人格，从‘性格即命运’的个体叙事扩展到‘每一个过往都在塑造当下’的社会成因或时代症候。”《凡人歌》恰恰折射了这些转变，它能卷起共鸣，就是忠诚于对生活的辩证认知。扎心又暖心的背后，是它读懂了当代都市生活在物质和精神层面施与凡人的动力与压力、给予与剥夺、希望与沉沦、机会与陷阱；也写出了人在坚持和放弃之间选择着、挣扎着、转变着的自我寻找，并且这种寻找，可能直到作品结束时依然未完待续。

每天的太阳依然升起。无论如何，《凡人歌》的“歌”或许也是阅尽千帆的那句歌词：嬉皮笑脸，面对人生的难。



阿隆·阿甫夏洛穆夫交响诗作品《北平胡同》。

■本报见习记者 孙彦扬

大卫·阿甫夏洛穆夫登上百代小楼重温往事，这里是国歌滥觞地，也是他的祖父阿隆·阿甫夏洛穆夫曾经工作的地方。阿隆曾担任百代公司的乐队指挥，还是首位为我国国歌配乐的作曲家。衡山路811号，同一个位置，见证祖孙几代对中国音乐的爱与传承。

今年是阿隆·阿甫夏洛穆夫诞辰130周年，为纪念这位在中西音乐交融中影响深远的“中国通”作曲家，上海交响乐团特别策划，其孙大卫·阿甫夏洛穆夫将于今日执棒演绎祖父的《北平胡同》《小提琴协奏曲》《e小调第二交响曲》三部作品。
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和祖父“老阿甫”

登上百代小楼的阶梯，大卫·阿甫夏洛穆夫看到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诞生、灌制以及被广泛传唱的历史进程。他想起曾为其配器的祖父，一句俏皮的中文“老阿甫”脱口而出。中国国歌与“老阿甫”的故事，大卫再熟悉不过，听到细处还不忘同乡前辈探讨一二。阿隆·阿甫夏洛穆夫生于中俄边境的小城，在中国文化的浸润中，他自幼爱听京剧，后辈也讲得一口字正腔圆的中国话。阿隆在中国度过了约三十年时光，案头摆着笙箫笛鼓，常穿长袍布鞋。1932年起，他在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，青年作曲家聂耳当时正任公司音乐部副主任。1935年，聂耳为田汉创作的《风云儿女》电影剧本作曲，定稿后，贺绿汀邀请阿隆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管弦乐配器。而后，第一版“国歌”，就在一张编号为A2395的百代母版唱片中唱出。

听到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大卫总是轻轻晃动身体以呼应旋律。大卫上次来中国是1982年，那也是他第一次踏上祖父乐曲中的土地。在北京，他与乐团演奏了自己配器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而后在西安的一家饭店里，他又心血来潮，手持筷子“指挥”了一场别样的“音乐会”。与祖父的版本不同，大卫使用圆号、小号同弦乐配合，时而弦乐独领风骚，时而整个乐队一起合奏。

多年之后大卫也有了自己的孙子，当三岁的孙子拿起筷子学起祖父的模样“指挥”，大卫觉得好像在音乐中完成了“五代同堂”。在百代小楼二层的房间里，大卫坐在窗边静想：“我过去在中国遇到认识我祖父的人，他们都说他慷慨善良，会卖掉自己的手表，只为给朋友送上一份结婚礼物。看到祖父的音乐在中国受到如此大的关注，我能够感受他彼时的创作心境与环境，真的很开心。”

代际续写对中国音乐的深沉爱意

说起中国音乐，大卫突然哼起交响曲《阳关三叠》，他深爱其中古琴的前奏，他说诗中离别故人的悲伤萦绕曲间。大卫在陕西观看过传统地方戏曲，“人的眼睛要吊起来，锣鼓撞击出的节奏也是铿锵的，浓重烟雾下某个人物会消失”。曲中生命力强劲，这让他想起，自己的祖父是在中国文化中长大的。

阿隆·阿甫夏洛穆夫曾为中西音乐融合付出无尽的探索。音乐会上将演奏他的三支曲目，各有其中国风味。交响素描《北平胡同》为音乐会开篇，这是一首行走于老北京城的音诗，京剧和街头叫卖声呼应着中国风的旋律。1932年首演时，由梅百器执棒上海工部局乐队，这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。2017年，余隆率上海交响乐团带着这部作品赴欧洲巡演。时隔近一个世纪，其孙大卫·阿甫夏洛穆夫又与百年前同一乐团再续前缘。

大卫最爱的《e小调第二交响曲》虽创作与首演于美国，却满是祖父“对中国热爱的管”，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走向光明的见证。它不但要求三管制的庞大乐队，还编入了钹、锣、鼓、响木等打击乐器，西方交响曲的恢弘结构中蕴含中国民族调式。第一次听到这支曲子，大卫还在上大学，祖父将总谱放在他的腿上，为他播放辛辛那提的交响乐团录音。“我当时很感动，乐章起始是日军侵略、人们失去亲友的悲苦，随着痛苦逐步强烈，人们反抗，最终章则是解放，是不忘缅怀的欢庆。这是一部极有力量量的作品。”

78年前，大卫·阿甫夏洛穆夫出生时，他的祖父阿隆·阿甫夏洛穆夫已在中国乐坛耕耘了三十年。当阿隆的乐曲再次于上海奏响，中西音乐的对话正以新的形式继续。

观众席

《历史的天使》：超链接的文本狂欢

郭晨子

二战时期，反纳粹的游击队员们在罗马的一间公寓开会，纳粹党卫军在集中营焚尸炉旁讨论绿色植物的摆放位置；13世纪的英国王室，王后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喊，她的每一次生育都关乎王朝的政局；鲸鱼群在头鲸的带领下不幸搁浅；乐队在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上坚持优雅演奏……85分钟的演出时间内，五位演员至少演绎了17个碎片化了的故事。碎片的呈现和剪辑生成链接——是的，是互联网式的链接，而不是传统的线性逻辑的连接，意大利地下剧团创作的《历史的天使》是一场建立了超链接的文本狂欢。

通常的演出中，手机要求被静音，而

《历史的天使》在演出肇始，一位表演者请观众拿出手机，自愿参与地打开手机的飞行模式，并在同一时间设定53分钟后的闹钟。当演出进行到第53分钟，刚好是本雅明逃亡到西班牙和法国边境的段落，演员讲述他因还没有拿到美国领馆的文件无法过境，身为犹太人的他命在旦夕，致电美领馆，就在这一刻，观众们设定的闹钟次第响起，充当了那一晚无人接听电话铃声——观众进入链接，成为这场演出中无限超链接的一个链接点。

而演员们在模仿蜂群时，也把话筒对准自己打开的手机，模仿蜂群的低频叫声。何必屏蔽手机，假装生活中随时随地

都在场的手机在剧场中是缺席的？手机也是超文本的一个链接点，是呈复数状态的演出文本中的一个文本。

所有的表演者都随身带着话筒，随时在话筒筒的讲述者和放下话筒的表演者之间切换身份。他们在台上唱歌、跳舞、模拟各种声效、进行无实物表演、肢体和哑剧式的表演，他们的表演文本，仍然是复数的。茨威格的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选取了决定人类历史走向和成就超级英雄的若干瞬间，历时一年集体创作的《历史的天使》则从最初的两百则轶事奇闻中不断筛选，一系列事件在逐渐转变为“故事”时，共同指向一个问题：是思维和认知构建了故事，还

是故事作为认知模型塑造着人类的思维？

超链接式的碎片拼贴形成了超文本的结构，这一互联网式的传递和接收方式似乎也回应着罗兰·巴特的“可写文本”的构想，文本是一个编织物，任何文本——《历史的天使》中的任何一个故事——之间都彼此互文，任何故事和故事的碎片都被重置，最终收获的不是线性的清晰轨迹而是庞杂的网络系统。

既戏谑又深刻，既轻松又沉重，从2019年的《群！咻！嘭！》到今年的《历史的天使》，意大利地下剧团再一次为ACT上海当代戏剧节带来惊喜。

(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)



半舞台版歌剧《费加罗的婚礼》将于9月14日由上海歌剧院院长、著名指挥家、钢琴家许忠执棒，为上海东方艺术中心2024/25演出季揭开大幕。图为团队在上海歌剧院的排练厅排练。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

迎中秋，中外青年共唱《费加罗的婚礼》

上海歌剧院将为东艺新演出季揭幕

独家探班

■本报记者 姜方

室外大雨，上海歌剧院的排练厅内则传来悠扬婉转的歌声。半舞台版歌剧《费加罗的婚礼》后天就要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。“微风轻拂的时光，在朦胧的夜色里，松树沙沙叹息的地方……”伯爵夫人罗西娜、女仆苏珊娜的扮演者莫妮卡和莱昂诺尔吟唱起经典二重唱《微风轻拂的夜晚》，交叠回绕的旋律如同甘醇清冽的山泉在流淌。

“莫扎特的歌剧作品对演绎者要求极高，无论是花腔的演唱还是大跨度的音程，都需要歌者始终保证音高、节奏、力度的精准。”为了在中秋小长假前夕给观众们呈现精彩表演，上海歌剧院院长、指挥家、钢琴家许忠带领乐团和中外歌唱演员进行合乐。此次《费加罗的婚礼》剧组不仅集结中外年轻力量，还有多名80后主创在团队中挑大梁。从舞美布景、灯光、道具到服装等，都以更轻量化但不失巧思的设计，拉近和年轻观众的距离。

在交流中共鸣与成长

作曲家莫扎特的作品每年都以极高的演出频次

在世界舞台占据一席之地，创作于1786年的四幕喜歌剧《费加罗的婚礼》是其众多歌剧作品中最著名的一部。“莫扎特的歌剧十分强调音乐与戏剧的统一性，对歌剧演唱技艺也有大胆的探索与拓展。”为了引导大家在繁密的声部中配合默契，许忠特别注重引领歌唱演员和演奏员们的协作，他手中的指挥棒轻盈而极具节奏感地飞舞着，让作曲家精心编织的音乐织体有了丰富而清晰的层次感。

本次演出中费加罗、苏珊娜、罗西娜与伯爵的扮演者——男低音达维德·江格雷戈里奥、女高音莱昂诺尔·博尼利亚、女高音莫妮卡·科内萨、男中音塞德里克·博尼利亚、女高音莫妮卡·科内萨、男中音塞德里克·博尼利亚都曾荣获国际声乐比赛大奖、亮相维罗纳露天剧场、威尼斯凤凰歌剧院、罗西尼歌剧院等世界重要歌剧舞台的中外青年歌唱家。其中，罗西娜的扮演者莫妮卡·科内萨，最近半年里分别在三个国家饰演三个不同作曲家笔下的歌剧角色。此次与上海歌剧院携手莫妮卡很是期待：“我在美国与来自中国的音乐家合作时，就早已感受到他们的细致与专业，这次在上海有了更切身的感受。”

剧中饰演阿尔玛维瓦伯爵的上海男中音塞德里克·博尼利亚，参演过的两部莫扎特歌剧都由许忠执棒。“伯爵这个角色难度很大，不仅唱段众多，而且有大段的宣叙调，确实难度很大，但和国际舞台优秀歌剧演员一起排练、共同成长，感觉收获特别大。”

音乐为C位，服化道景皆不失巧思

“以半舞台版形式呈现是现在越来越常见的一种歌剧演绎方式。相比于传统的全舞台版制作，它的舞美布景、灯光、道具、服装等会更轻量化和简洁精炼，将台上的更多聚焦留给音乐。”导演马达介绍。

除了青年导演马达，此次《费加罗的婚礼》剧组中的多个主创都是80后。如上海歌剧院舞美技术部主任朱嘉君担任该剧舞美设计。“剧中的多重矛盾构成充满张力的人物关系，因此我在剧中人所坐的椅子的设计上动了一番脑筋。比如女性座椅的图案，从镂空的透明部分看是花瓶或器皿的形状，从填充的黑色部分看则是两个面对面的女性的优美侧脸；同理，男性座椅上的图案既可以看成是酒杯，也可以看成是两张面对面的男人的脸。此外，椅背的高度、座位的宽度都暗示了不同的阶级。”

“我们在服装设计上大胆采用了皮革、水光缎面、欧根纱等面料，来体现半舞台版的现代感和歌剧本身古典感的碰撞。”服装设计刘佳玮介绍，比如酒红色马甲配藏蓝色带光泽感的长款皮草风衣，丝绒光泽与皮革光泽产生撞击，让人一眼识别主人公——大胆机智、诙谐狡诈的费加罗。